



(續上期)

賽球的那天，大燕兒姐姐穿上了她平日很少穿的那套制服，新白洋布的上衣，黑布裙子。她的這條裙子像是短了些，短的高過了膝蓋兒，又穿了一雙短襪套兒，這樣就露着了一大截白哲的大腿。

我不明白她怎麼會有這麼短的裙子，因為所有的女子學校，都規定裙子不准短過膝蓋兒的。我看的出奇，她抬起腿來：「看！這是我妹妹的裙子，我借來穿穿，這樣兒倒挺利落的！」

我搖搖頭：「你要這樣兒穿到學校去，訓導處非記你一大過不可！」

她笑着擺頭：「我是去看球賽呀，也不是去學校上學。」她把手裡的黑書包高高兒的一提：「你看！」

我奇怪的：「你帶着書包幹什麼？」

「傻瓜，你看看！」她打開書包口給我看，原來裡面裝的都是吃的東西，有饅頭、五香雞腸兒、盒子菜、兩個大鴨兒梨、兩小瓶玉泉山的汽水。

我見她帶這麼多吃的東西，樂的又叫又跳，又拍巴掌兒。

我們去先農壇體育場，要走一大段兒路，再坐藍牌兒的五路電車才能到。她替我背着球鞋，我提着那一書包吃的東西，我們出發了。

這一場球賽完了，我們勝了一中。跟我一同担任前鋒的彭大個兒，跟大燕兒姐姐，我們坐在一起，吃着帶來的東西，一面看着別隊的球賽，我替他介紹了大燕兒姐姐。

彭大個兒一拍我肩膀：「我沒聽說你有姐姐呀？」

「我本來不是他姐姐嘛！」

彭大個兒看了看她左上方的胸口，上面繡着校名。他開始巴結着跟大燕兒姐姐

閑聊，大燕兒姐姐有一搭沒一搭的應着他，直等全部球賽完了，我們才回家。那一天我放了學，進了堂屋，大燕兒姐姐坐在那兒一個人正生悶氣那，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事。我放下了書包問她：「怎麼了，你？」

「你白個兒看吧！」她由書包裡拿出一封信來。

我抽出信兒兒一看，是一封向她示愛的信，再一看寫信的人，竟是彭大個兒：「不錯呀，有人向你求愛了！」

她聽我說完，用眼睛稜稜我，嘴一撇，提起了書包，拔腿就走了。

我拿着彭大個兒的那封信，站在那兒就是想不透。大燕兒姐姐爲什麼要生我的氣那，信又不是我寫的。

我初中畢業，大燕兒姐姐高中畢業。

她們的學校是教會辦的，每學期的畢業生，成績在前十名的，一概給獎學金，送到日本去讀大學，連旅費也都是校方負擔。大燕兒姐姐成績很好，當然是保送日本讀大學的一個。有一天，她問我：「你說，我要不要去日本念書？」

「當然要去，不化錢念書，還可以去外國開開眼界！」

過了些日子，大燕兒姐姐告訴我她已經決定到日本去念大學了。不知道爲什麼，那些日子她的臉色青瘦，眼窩兒深陷，大概是因爲要遠離家中，情緒上多少是有些不安的關係吧。

大燕兒姐姐走的那天，我送她到火車站，她好像有很多跟我說不完的話。她說我聽，也記不清她說了些什麼。倒是我掛念着，放學再沒人陪我玩了，也沒人給我講解習題了。

一個女孩子出遠門兒，做父母的怎麼放得下心。她爸爸陪着她到天津大沽口去上船，我同她媽、妹妹小燕兒、就只送她

到火車站。

火車一聲長嘶，車輪子轉動了。我們站在月台上向她揮着手，她拿着一條白手絹兒，擦着眼睛。

車身的移動由慢而快，送人丁寧的聲音，也被車輪滾動的聲响掩蓋了。我一直都沒說過一句話，看看火車已經出了站，又通過了鐵道邊倒下來揚旗。在一輛車廂的窗口外邊，還有一個白點兒舞動着，那就是大燕兒姐姐揚着白手絹的手。

車影終於消失了。有人在說：「我們也回去吧！」

我被這話給提醒了，看看說話的人，是大燕兒姐姐的媽。大媽也正用手絹兒擦着紅紅的眼睛。我又看看小燕兒，她的眼睛也是一樣。

就在我看她的時候，她順手就把她手的小手絹兒遞給了我，指了指我的眼睛，原來我的眼睛也濕漉漉的了。我用她的手絹兒擦着眼睛，我們三個人由車站裡往外走。大媽叨念着：「唉！要不是她爸爸叫她去，她是不願意去日本的。其實就在家裡念大學，也花不了多少錢。」好像大燕兒姐姐走了，她又後悔了。

我說：「可是到外國也可大開眼界，見識見識呀！」

大媽看着我笑笑：「見識什麼呀，傻小子！等你都懂得就好了。」

我聽了大媽的話，有點兒不高興，我已經初中畢業了，沒幾天就讀高中了，怎麼還能說我傻小子。我正想着，大媽又說：「大燕兒姐姐說，叫你接到她的信就要給她回信，你聽見了沒有？」

我只好連連的點頭：「聽見了！聽見了！」

過了兩個星期，大燕兒姐姐由日本寄來了一封信。信裡誇耀着她們學校的建築

與設備，以及在日本學界的聲譽。她也說一個人在異國的寂寞，並且說她是如何的想念我。

我把這封信放在桌上，原想立刻寫回信的，不知怎麼一打叉，日子一過久，也就忘了。

這天晚上，剛吃過飯，小燕兒來了。我正高興，她能到我們家來玩兒；誰知她氣急敗壞的，劈頭就抱怨着：「你這個人是怎麼回事呀？」

她把我給說胡塗了：「怎麼了，我也沒惹你！」

「你怎麼不給我姐姐寫回信那？姐姐來信叫我看看你怎麼了？是病了，還是怎麼？」

經她這麼一說，我才想起來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答應她今天晚上就寫回信。

一年過去了，大燕兒姐姐不怎麼給我寫信了。我每天仍是上學、放學、做功課，到了假日，無憂無慮痛快的玩兒。她給我來信的疏密，我根本就沒注意。

有一天，小燕兒跑來了，我高興的讓着她在我們堂屋裡坐：「你怎麼有時間到我們家來玩？」

她看看我：「來你們家，你不歡迎啊？」

我連忙分辯着：「那怎麼會啊，我挺喜歡你來我們家玩兒的！」

她兩手一張：「現在不是來了麼？」然後她態度一變，像是挺嚴肅的：「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，你可不能生氣啊！」

我歪着頭想了想：「有什麼事好生氣的？」

「那就好，我告訴你，我姐姐結婚了！」她說完了，用一雙大眼睛瞪

着看我。

我忽然明白了似的：「啊，怪不得這麼久沒有給我來信了，敢情她結婚了！」說到這兒，我想起件事：「哎，她在外國結婚，我們不是連她的喜酒都吃不着了？」

小燕兒仍用眼睛瞪着我：「你這個人可真是的，除了吃以外，你還想到什麼了那？」

「還有什麼可想的那？」我兩手一攤：「反正吃不着她的喜酒就是了，不過她總有回國的日子，回來了以後，再叫她補請！」

小燕兒由兜兒裡掏出了一封信，抽出了信籤兒，給了我：「你自個兒看看吧！」

大燕兒姐姐這封信的大意，是突然的結了婚，太對不住我，希望小燕兒能向我解釋一下。

我把信看完了，還給了小燕兒，毫不在意的說：「大燕兒姐姐真是太多禮了，在外國結了婚，也就算了，還有什麼解釋的？」

他又神情嚴肅的問我：「姐姐跟別人結了婚，你到底是生氣不生氣呀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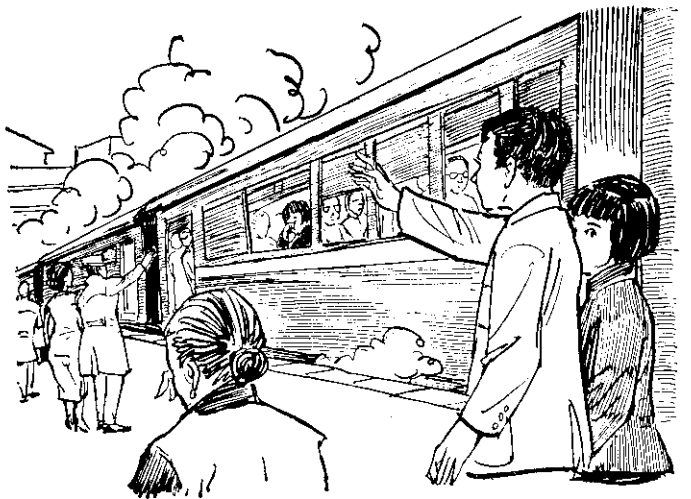
我聽了兩手一張：「奇怪了，我生什麼氣呀？」

小燕兒冲着我鼻嘴一縱：「哼！」「了一聲就走了。」

又過了一個星期，小燕兒來了，抱來了厚厚的一本日記本子：

「這是姐姐以前的一本日記，給你看一看吧！」

幾個晚上，我把日記看完了，恍然大悟，我真是渾渾噩噩，懵懵懂懂的一個傻小子。



火車輪子轉動了，我們站在月台上向她揮手。

她接到彭大個兒給她寫的信那天，她這樣寫着。……他的同學寫信追求我，他竟無動於衷，真是個傻瓜，氣死我了。」人真是當局者迷，有這麼一個痴心愛着我的大燕兒姐姐，我竟毫無所知。直到她結了婚，看了這本日記，我才明白，真是後悔不及。

自從大燕兒姐姐結婚以後，小燕兒就經常跟我在一塊兒玩兒了。北平所有好玩兒的地方，都是我們假日常去的。

是一個晴朗的星期天，我同小燕兒去爬景山，那五坐酸、辣、苦、甜、鹹的土山，很够游人爬一陣的。

當我們爬上那座甜山時，併肩站在山頂兒上歇了會兒，輕風拂面，心胸為之一暢。

我用手圈抱着她的腰問：「大燕兒姐姐日記上寫着，你說我稚氣可愛，是真的？」

她抬起頭，臉上緋紅，用那雙大眼睛一瞪我，又把頭低了下去，嘴裡叨着剛擦過汗的小手絹兒的絹角兒，沒有吭聲兒。

我用手搖了搖她的胳膊：「怎麼了？」

她把頭倚在我的胸口上：「你好像！」

我笑了，然後挺了挺胸脯兒，我覺得我已經長大了。

——完——